

王重旭
著



中国 历史的 屈辱

探寻中国历史的谜团和真相

站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用思辨和质疑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中的**谜团**
同样的内容，比**余秋雨**更深刻

华夏出版社

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再是历史本身。我们不必去苛求历史的真实，但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作者仿佛手持一根芒刺，直刺入历史、文化及我们早就麻木的日常生活深处。某些我们平时耳熟能详、奉为圭臬的“思想”，在王重旭犀利的审视和逼问下突然褪下了堂而皇之的面具，尽显其存在的荒诞和可笑。

偶尔读读这样的书或许会使人摆脱浑浑噩噩的状态，因为只有在对装了太多陈腐朽见的庸常脑袋进行迎头痛击之后，才会让其清醒，让人恢复本该具有的健康——尽管这种清醒的过程会伴随着某些痛苦。



上架建议：畅销书、社科

ISBN 978-7-5080-5421-6



9 787508 054216 >

定价：26.00元

百家争鸣
书系

贺雄飞 主编

王重旭
著



中国 历史的 屈辱

探寻中国历史的谜团和真相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的屈辱/王重旭著.—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80-5421-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1605号

**本书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出版社观点**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20×1030 1/16开本 17.75印张 241千字
2009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思辨是快乐的

——《中国历史的屈辱》自序

王重旭

说白了，自序其实就是自嘲。

以前出的几部书，大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偷闲而写就的，所以文章都比较短。后来工作变动，时间比较充裕起来，于是便尝试着把文章往长一点写，这样比较过瘾，可以不受拘束，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发表起来，就不如那些短的，写了就发，发了就有媒体转，年底就有集子收。所以，这部书稿中的作品，许多都是从未发表的新作。

应该说，许多年来，我对余秋雨先生一直都是非常钦佩的，钦佩他的才华，钦佩他的文笔，钦佩他的从容，钦佩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一直认为中国文人中，直到今天，论才华仍然无出其右者。我每读他的文章，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其中“天一阁”、“敦煌”、“庐山”等地，都是我在读了他的文章《风雨天一阁》、《王道士》和《庐山》之后，才千方百计而去一游的。但是，虽然我仅去了他笔下的这几个地方，却遗憾地发现，我的感受和他的感受，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一回事。首先是王道士，读余秋雨的文章，我对王道士痛恨有加，中华民族的瑰宝就断送在这个无知而又贪婪的小人手中。但是当我到了敦煌之后，我发现，王道士不但不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而且他对敦煌的保护还做了很多的工作，至少不是有过，而过在当时的地方政府和满清王朝。把如此重大的历史之责让一个瘦小的道士来承担，他是承担不起的。天一阁也是如此，它是读书人的圣地，读了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我觉得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到这里朝拜。但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天一阁让我大失所望，完全不是余秋雨所说的那么回事。至于庐山，在余秋雨先生笔下，是一派风和日丽莺歌燕舞的景象，我便有些想不通，庐山是一座政治名山，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文化名人，对1959年和1970年发生在庐山的那两场政治风波，都不能避而不谈和视而不见。你可以不写庐山，但只要写就不能回避，尤其那些像余秋雨那样的文化名人。

在这部书中，我十分看重《21世纪广场的梦魇》这篇文章，因为我下了很多功夫。那年辽宁省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组织辽宁作家到位于沈阳的21世纪广场参观，秋风凋零，物是人非，真是感慨万千。回来后仔细阅读有关慕绥新犯罪的材料，写下了这篇文章。我总以为，像慕绥新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不会不热爱党，不会不热爱人民，不会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干出一番事业，干出让老百姓交口称赞的政绩。况且他既有权力也有能力，否则组织上不会提拔他。但是，一个并不爱钱并勤恳工作的领导干部，为什么最后还是栽倒在金钱下面呢？很多关于慕绥新腐败的材料，并没有说出让人信服的原由。所以，尽管力所难及，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去思索了一番，虽然也同样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至少揭开了自己心头的疑团。

其实，历史所给予我们的疑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倒也罢了，只要我们问一个为什么，你就很难找到答案。比如我写“圆明园”那篇文章的时候，虽然过去也曾去过，但我还是又专程到北京去重新感受一番的。那天我一个人在那里徘徊、沉思，直到夜幕降临。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困惑着我：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走到了一起？不会是在海上的一次偶遇吧？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选择了中国？不会是台风把他们吹来的吧？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理直气壮，烧了圆明园不算，还要我们割地赔款？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早已经走出中世纪野蛮阴影的“文明天使”，在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

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不想和他们来往，我们不招谁不惹谁，我们只想关起门来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他们却非要来打我们？

为什么一个有4亿人口，国土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超级大国，却被

两个人口加起来才是中国十分之一，兵力合起来才只有 2 万人的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晕头转向？

为什么被烧的是圆明园而不是故宫或其它？

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建造，却没有能力保护？

为什么放火的是英法联军，而彻底毁掉的却是我们自己？

事情总是应该有些起因的，即便是借口，我们也想知道这借口的来龙去脉。

我还感觉到，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走进圆明园，便不是来游乐，而是来重温仇恨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仅仅记住仇恨而不知道受辱的原因，我们是无法改变继续受辱的命运。而且我们既无法也不应该把这种仇恨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应该记住的，应该传递的是教训，只有找出受辱的原因，才能避免继续受辱。

所以，我要认认真真地去探讨这些问题。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起了一个题目叫《悲情圆明园》，因为每一个走入圆明园的人，都会被一股悲愤的情绪所笼罩。而且，这个标题看起来也更像随笔，也更有文学味。但是出版的时候被主编改成了《圆明园被毁真相》，这个标题虽然文学味淡了些，但更刺激读者的眼球，更适合当今不景气的图书市场。所以，我理解主编的良苦用心。其实不仅如此，写文章的人，写的时候畅快淋漓了，但出版的人却是战战兢兢。所以，这部书中有些稿件遵照编辑的嘱咐，或撤或删或改，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作的风格。在这里，我要对出版社和编辑表示感谢。

其实我的这部书稿写得还是很艰苦的，有些作品，比如《21 世纪广场的梦魇》、《以罪人之身上路》等，几乎都用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其中《以罪人之身上路》，用了差不多近半年的时间。写得很苦，也很累，但写完之后，很快乐，因为自我感觉，这是一个从未有人谈过的话题，这是我的一大发现（也许文章出来后，会有人指出，某某人早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有，肯定纯属巧合）。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外加一匹白龙马，都是以罪人之身上路的：

你看，唐僧本是金蝉长老转世，这位金蝉子因为在听佛祖如来讲课时思想溜号，“轻慢我之大教”，而被打入另册；猪八戒原本是一位帅哥，只因蟠桃会上醉酒闯入广寒宫，扯住嫦娥要人家陪他，犯了性骚扰罪，

被玉帝打了二千锤，贬下凡尘。因走得慌张，错投了猪胎，很没面子；沙和尚也是在蟠桃会上，喝多了酒，得意忘形，比比划划，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犯了破坏公物罪，玉帝把他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又叫七日一次，将飞剑穿他胸肋百余下方回；白龙马本是西海龙王的玉龙三太子，因纵火烧了自家殿上的明珠，玉帝便把他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几个人中，孙悟空罪孽最重，偷吃蟠桃，大闹天宫，还提出一个口号叫“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公开要推翻现有政权，犯了颠覆国家罪，于是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已经五百年了。

而我要探讨的便是：西天取经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改造世界，改造灵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伟业，这样的大事应该由什么人来完成呢？用我们过去的話来说，就是要根正苗红，所以，在人才的选拔上，必须慎之又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观世音所选拔的取经之人都是一些有过历史问题的人：不是有过劣迹就是现行罪犯正在服苦役的，不是专政对象就是即将开刀问斩的。这就有些让人大惑不解了，他为什么要选拔这样的一些人来担纲呢？他们能完成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庄严的重大历史使命吗？

但是，由于唐僧的正确领导，孙悟空等人经过痛苦的磨砺和思想改造，终于从妖变成人，从人变成神。

这的确是个问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小人安在哉》这篇文章，是这部书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写作跨度最长的一篇。其实这篇文章的写作也是受到余秋雨先生当年对小人的论述，而引发的一场争论的影响。当时国内名家对这个问题所论颇多，但相互矛盾之处亦多。所以便把这个题目列入写作计划，但是尝试几次，总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写起来颇费周折，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直到去年要完成这部书稿，才真正下起了功夫，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完成。

君子与小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于小人的概念，每个人都很难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所以，此篇所论，不想取得别人认同，姑且作为一家之言。

《白云空载天一阁》的稿子，最早发表在2005年《随笔》杂志第3期上。这篇文章得以发表，我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编辑向继东先生，

一个是当时随笔的主编秦颖先生。为一篇稿子，向继东先生和我通信不下十次，他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如果没有他的慧眼和秦颖先生的坚持，这篇文章是很难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后，被《作家文摘》和《雨花》等报刊杂志转载，年底还入选两个年度最佳随笔的选本。浙江以及宁波的一些报刊和网站还为此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

2008年春，《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先生来到本溪，在市委宣传部的会议室里召开了“本溪杂文现象”研讨会。刘成信先生对本溪的杂文现象十分关注，对本溪几位杂文作者以及我本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在他主编的杂志上，转载了我许多稿件，在他编辑的年鉴和其它选本中，选了我很多的作品，还为我出了一个专栏，写了专访，并将我列入他所看重的几十位杂文作家之列，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

我的几部书都是由贺雄飞先生策划出版的，有《读书献疑》和《读史质疑》，不久前又和刘兴雨等6人一起合出了一本《中国历史的宿命》，无论封面设计还是所选内容，都很大气，对此我非常感谢。贺先生是国内出版界的一匹黑马，很有见地。他出版的每一本书，在国内都很能引起关注。而我一个边缘小城的无名作者，其作品能在贺先生的运作下得以出版，并且出版后社会效果以及商业效果都很不错，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至于这本书取名为《中国历史的屈辱》，自己颇感压力，因为自己平时做人颇为低调，如此大的题目，疑似张狂。但是，著书不为稻粱谋者极少，我辈小人物能点灯熬油出本小书，换些稿费，“聊补无米之炊”，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一边忐忑忐忑，一边佩服出版商的精明和会做市场。而且倘若人有微词，我便会往他那儿一推，说，“那是他起的。”

在本书的附录中，我还收入了几篇文章，一篇是《宁波新闻周刊》的记者吴海霞的，是她最先报道了我的《白云空载天一阁》，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浙江《今日早报》、上海文新传媒等多家报刊网站转载；还有网友“情绪的探戈”所写的《白云空载天一阁》读后感，虽然还有很多人谈到我的文章，但我感觉这篇文字非常优美；还有《杂文选刊》记者刘伶对我的访谈。这些人都未曾谋面，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黄仲鸣先生，一个是杨振耀先生。两个我都不认识。只是从网上读到了他们两位在香港《文汇报》“琴台客聚”专栏和“一网打尽”专栏上为我的书写的书评。我在网上搜索了

一下，黄仲鸣先生是广州暨南大学文学博士，香港作家协会主席。而杨振耀先生我没有查到，只知道他是香港《文汇报》“一网打尽”专栏的作家，还有一个杨振耀，曾任香港前无线收费电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兼首席助理行政总裁等，不知是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再是历史本身，我们不必去苛求历史的真实，但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就需要借助于思辨，而思辨是快乐的！

自诩也是快乐的！

2009年8月18日

目 录

上 篇

白云空载天一阁..... 3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陷入一个更大的困惑之中，历史典籍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欠发达的民族？而一个没有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为什么？

冬日长城 11

我们说，长城其实并不伟大，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并不是来自于长城。尽管长城会增加我们的自豪感，尽管长城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尽管长城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尽管长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如果和自由女神相比，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会宁要自由女神而不要万里长城！

圆明园被毁真相..... 23

那位叫额尔金的英军统帅决定报复满清政府，他要把圆明园夷为平地。他的理由是：

1. 圆明园是俘虏们被残酷虐待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们的手脚被锁链铐在一起，关了三天，不给吃喝；
2. 如果我们不严惩清政府，英国就不会满意。这是英国人对人权遭到野蛮侵犯所表示的愤恨；
3. 如果我们满足于和平，签条约，然后撤军，清政府就会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处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让他们醒悟；
4. 圆明园在皇帝心目中极为重要，摧毁它只是针对清政府，而不是人民，因为只有清政府应该对这些野蛮罪行负责。

佛光里的道士塔····· 40

这一切，究竟是谁的错？为什么一个王朝的昏聩要由一个道士来负责？为什么一个民族的愚昧要由一个道士来承担？

是的，他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他为什么必须做得更好呢？他已经尽力了，他无怨无悔地在敦煌守护了40年，我们还要求他什么呢？当一个民族都在浑浑噩噩的时候，一个矮小的身躯站立起来，这已经就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了，我们还要求他什么呢？

可怜天下老臣心····· 45

在诸葛亮的头脑中，是把先帝满意不满意，先帝答应不答应，当成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只对先帝负责，至于人民群众苦不苦，满意不满意，那就顾不上了。于是势必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势必知其不能而为之。诸葛亮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可是蜀国连年征战，国力衰落，人口锐减，饿殍满地，哀鸿遍野，百姓困苦，人心涣散，这样的国家不灭亡就怪了。

流放的爱国者····· 50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全系于一人之身，所有的人都对一个人负责，所有的事情都要由一个人来定夺，这个民族怎能不死气沉沉？这个国家怎能不积贫积弱？爱国者在无奈中等待，整个民族在无奈中等待。在这等待中，人家强大了，我们弱小了；在这等待中，人家发展了，我们落后了。即便有一天“天心自转”了，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晚了。

以罪人之身上路····· 56

其实，要一个人接受改造，脱胎换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期间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人的思想转换，必须伴随着社会角色的转换，让一个功臣戴着桂冠如何进行改造？让一个英雄扬眉吐气如何进行转变？只有从人到鬼，从英雄到囚犯，从功臣到罪人，从殿堂到牛棚，他才会知道佛祖是谁，才会知道自己是谁。于是，把你发配到边远荒蛮的流沙河，把你下放到穷乡僻壤的高老庄，把你压在贴了符咒的五行山下，消磨你的意志，动摇你的信念，让你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靠着，熬着，不怕你不反省，不怕你不服气，不怕你不低头。

我被聪明误一生..... 69

苏轼真的是被聪明所误吗？他真的是一个聪明绝顶而郁郁不得志的人吗？纵观东坡一生，并非如此，我倒觉得，他一生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因为自以为聪明。聪明与自以为聪明是两码事，聪明是真正的聪明，而自以为聪明却是不聪明。西方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我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我知道自己不聪明”。那么，反过来说，知道自己聪明的人，其实就是不聪明。还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的人，就是愚蠢”。苏东坡在同一个地方不知摔倒几次了，真有点屈原那种“虽九死犹未悔”的劲儿，你说他是聪明吗？

安能悠然见南山..... 75

委曲求全，丢掉自我，该折腰时就折腰，这才是为官之道。陶潜之为，赞叹者多，仿效者少，何也？许多人也经常说些“不干了”的话，但这话无非是在受气的时候说说而已，并不认真去做，气消了之后还是要老老实实回到岗位上的。有荣必有辱，有辱才有荣，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陶潜当时过于冲动，连个招呼都没打，自动辞职，丢了干部籍，他的族叔不会再帮他了。可怜不为五斗米折腰，却为一碗饭摧眉，何苦？

虞兮虞兮奈若何..... 79

英雄与美女，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共同主题。所以，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在这块骨头上啃来啃去。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样是英雄与美女，其结果却大不相同。西方的英雄爱江山更爱美人；而我们的英雄则是爱美人更爱江山。所以，西方的英雄大都以为美女去死来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或纯真爱情，而我们的英雄则是以让美女为自己去死来成就自己的英雄业绩；在西方，英雄爱美女是生命之爱，而我们的英雄爱美女则是把玩之爱，宠爱之爱，性爱之爱。所以一到关键时刻，无论什么信誓旦旦，便都化为乌有。只不过，我们的英雄们在不被私情所左右的同时，还是会表现出一丝的眷恋和无奈的，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便是一个佐证。

激情下的谎言..... 83

我不知道，那几万妇女老少是在张巡爱国激情的感召下，排着队，

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的肉身供将士食用，还是那些将士，在张巡爱国激情的感召下，把本来应该对准敌人的屠刀对准自己的父老和姐妹？当他们喝着用满城妇女及男夫老小的肉体做成的羹汤时，有没有感到这是一场灭绝人性的血腥？

当然，张巡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追求。在他看来，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君王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导下，老百姓的生命就无足轻重了，共同生活的妻也无关紧要了，“城中妇女，男夫老小”的生命都必须服从于守城大计，都可以毫不吝惜地杀而食之，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那是你的宪法..... 91

神圣的宪法已经不再神圣了，已经遭到亵渎，已经不能保护一个应该受到保护的人，反而成为一些人乱挥的大棒和整人的借口。而且那些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此时的他，能不如同当年的鲁迅“出离愤怒”和“深味这非人间浓黑的悲凉”吗？

朕意还是民意..... 96

过去读书时常碰到“强奸民意”一词，不太懂。现在得知，非但强奸，实为蹂躏。真是国运多舛，民意多艰啊。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这话说得颇耐人寻味。其实，民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过，从另一个方面，多少也让人看出些门道，就是有时候这民意似乎也很重要，不然，这些人为什么非要把朕意包装成民意呢？只不过这种包装虽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究不会维持多久的，袁世凯、汪精卫等人的可悲下场就说明了这一点。

俯首甘为孺子牛..... 101

一个人如果智商太高，做的事别人就无法理解。所以，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伟大和英明，他迟早还是要把真相讲出来的。有一天，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我杀掉钩弋夫人，听到有什么议论吗？”左右如实回答道：“大伙都说，圣上要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为什么还要杀掉他的母亲呢？”汉武帝得意地说：“是啊，你们这帮蠢材永远都不会明白。往古国家之所以多生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儿子太小，母亲太年轻，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擅自专权，没有谁能约束得了她。吕后的事情你们不是都听说过吗？”

人间何处觅清流····· 107

我国有一个节叫寒食节，这个节就在清明的前一天，其来历，就和清流有关。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一个人叫介子推，当时晋国的公子重耳因在国内处境不怎么好，便流亡国外，开始奔逃的那几年非常惨，先是父亲晋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通缉。搞得他非常狼狈，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一天重耳饿得都快晕过去了，和他一起逃亡的介子推便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做成汤，救了重耳一命。但是后来重耳当上国君，成了晋文公，封赏有功人员的时候，把介子推给忘了。于是介子推便背着老母到山上隐居去了。晋文公后来想起来介子推，便很后悔，派人请他下山，介子推不肯。于是晋文公便放火烧山，逼他出来做官。没想到这个介子推很有气节，抱着大树，被活活烧死。晋文公无奈，为纪念介子推，便在介子推死亡的那天禁烟火，只吃冷食，用以纪念，于是便有了寒食节一说。

“抚哭叛徒的吊客”····· 116

中国的老百姓太相信朝廷了，只要朝廷说这个人叛徒，他们便深信不疑；中国的老百姓太爱这个国家了，只要皇帝说这个人卖国，他们便义愤填膺；中国的老百姓太有正义感了，只要你说这个人通敌，他们便恨不得生啖其肉。他们认为，国家的危难不是因为统治者的腐败，而是叛徒的破坏；他们认为，民族的危机不是皇帝的无能，而是叛徒的出卖。所以，当皇帝下令处死叛徒的时候，百姓们不但欢呼痛骂，很多时候还要扔石头，吐口水，以示自己的忠君和爱国。

待罪之臣待罪心····· 121

一个完美的人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屈原投江，晁错被杀，司马迁被腐，都是因为他们太追求完美了。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他们是不会喜欢一个完美的人的。而有错误的人，有缺点的人，反而会赢得他们的喜爱。

所以，你必须要有缺点，必须有罪过，必须往自己脸上抹黑，主动把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交到皇帝的手里，让他觉得他手里握着你的罪过，随时随地都可以处置你，这样他对你就放心了。当然，这种故意犯出来的罪过必须很好地把握尺度，必须在皇帝怒与不怒之间，恨与不恨之间。否则，一旦超过皇帝接受的范围，还是会性命难保的。

谭嗣同的死与梁启超的生 127

其实，民众是很难被唤醒的，无论你流多少血。就在谭嗣同就义的那天，围观者达上万人，谭嗣同慷慨陈词，而百姓却呆若木鸡，他们不关心你的变法，他们是来看砍头的，他们只知道被杀的是乱臣贼子。他们就是鲁迅所描写的那些“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看客”；他们就是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医病的茶馆主人华老栓；他们就是“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的阿Q。

王伦何罪 133

从梁山的英雄来说，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他们却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每个人造反的原因都不一样，每个人寻找的归宿也都不一样。李逵要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宋江则是替天行道，官府招安；武松和鲁智深就是要两肋插刀，抱打不平，不愿做官；林冲则是逼上梁山，如果还有另外一线生路，绝不造反。所以，林冲有林冲的想法，王伦有王伦的志向，我们不要因为对林冲大加赞赏，就对王伦横加指责。

其实林冲手刃王伦，也并非君子之为，更不是向小人开战，而是向另一个强势集团献媚。因为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来了就不想走，必然发生一场火拼。于是自己先下手，一来取得强势集团的信赖，保住自己在梁山的位子；二来趁机公报私仇，因为当初王伦不肯收留，他始终怀恨在心，不能释怀；三来林冲乃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怎会甘心做一果子草寇，所以他要求梁山必须发展壮大，作为和朝廷讨价还价的本钱。

“秦显家的”宦海沉浮 138

然而，事情并非如“秦显家的”想象得那么简单，“林之孝家的”也并非一手遮天，她的临危任命还须得到上面的认可才行。而且“柳家的”“双规”并不等于“批捕”，只要没判刑，就有复职的可能。所以，“秦显家的”从上任那一刻起，就潜藏着危机，就“事情正在起变化”。

果然，才一顿饭工夫，上面就派人来对“秦显家的”说：“你看完了这一顿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给她管了。”正在兴头上的“秦显家的”听了，立刻“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偃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

下 篇

21世纪广场的梦魇 145

没有监督，没有制度的约束，腐败的机会太多了，他们的权力太大了，他们支配金钱太方便了，他们获得金钱的渠道太顺畅了，只要有个随便的理由，甚至有时连理由都显得多余，在这种想不腐败都不能的时候，还有几人能出污泥而不染呢？

其实他们都是普通人，过大的权力使他们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别人对权力的畏惧，他们错以为是对自己的畏惧，人们对权力的逢迎，他们以为是对自己的逢迎。于是忘记了自己是谁。这就是时代的悲剧，权力的悲剧。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自省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自律更是不可能的。权力让人眩晕，让人狂妄；金钱让人痴迷，让人昏聩。

美人犹自意嫌轻 158

他的意思是说，将相的功名最终又会怎样呢？时光如此之快，转眼就是百年，还是及时行乐、喝酒听歌吧。很明显，寇准虽然是一个政治家，但思想境界并不怎么高，说出的话像老百姓说的似的。可见，一个人一旦革命到头，不思进取，丧失理想，贪图享受，腐败也就开始了。

值得庆幸的死亡 161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伯夷列传》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积郁于内心的困惑，他说：“天道是不会偏私的，应该帮助好人。但是像伯夷、叔齐这样积仁洁行的人，却饥饿而死！孔子的学生中最好的是颜渊，可是颜渊却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早早地就死去了。而那个叫盗跖的强盗，滥杀无辜，吃人心肝，暴戾恣睢，聚集党徒，横行天下，却长寿而终。这天道哪里去了？就是现在，那些操行不轨、事犯忌讳、专搞邪门歪道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而那些好人，虽然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却屡遭祸患。这是为什么呢？”

老舍为什么不是屈原 168

在屈原的眼里，无论楚怀王还是顷襄王，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不是伟大的，而是昏庸的，他为国家的衰败而痛楚，他为人民的苦难而